



闲话

结个婚就好了

□ 徐俊霞

闺蜜兰子在一家零售业做卖场管理,受新冠肺炎的影响,今年公司效益不佳,她的工资从100%降到80%,又从80%降到50%,扣掉五险一金,到手不过2000元。

兰子焦虑不已,寝食难安,成天为增加业绩绞尽脑汁,几个月下来,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老妈看她忙得人不像人,鬼不鬼的样子,苦口婆心地说:“结个婚就好了,两个人相互扶持,日子总会好过一些。”兰子苦笑,老妈的观点真是奇葩,明明是经济大环境不景气,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,她却甩锅给婚姻。

自从进入适婚年龄,迟迟不婚的兰子听多了老妈的碎碎念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兰子在城中村租了几年房子,单间、合租、单元房都住过,不是合同不到期,被房东赶走,就是房子不带卫生间,日常起居不方便。老妈满怀憧憬地说:“结个婚就好了,就不用租房了。”工作几年后,兰子手头有了一笔积蓄,准备按揭一套房子,七拼八凑,东奔西走,才凑够了首付款。老妈却泼冷水:“女孩子家家的买什么房

子,结个婚就好了,哪个男人娶媳妇没有房子?”兰子原来在制造业做文字策划,当职业发展遇到瓶颈,她辞职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,没有收入不说,还要每个月还银行的按揭贷款,万般无奈之下,她晚上去夜市摆摊,每天夜里都忙到很晚才回家。老妈看不过去:“结个婚就好了,男人再穷也养得起自己的女人。”

兰子的家在一个破旧小区,这两年,房子开始出现各种问题,墙皮脱落,房顶漏水,电路不通。兰子动手能力差,原先连螺丝都不会拧,愣是被生活逼成了一个万能修理工,自己刷墙,自己换插座……老妈心疼地说:“结个婚就好了,家里有个男人,这些活就不用自己干了。”

兰子从小体质羸弱,成年后更是严重,一年365天,几乎药不离手,不是受过敏的困扰,就是颈椎疼得不能低头。老妈若有所思:“结个婚就好了,你姨妈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,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,结婚后,就没有那些毛病了。”从少女时代,兰子就有痛经的毛病,每个月来“大姨妈”那几天,都疼得死去活来,夜里连觉都睡不好。老妈深有感触地说:“结个婚就好了,生个

小孩就好了。”

父母那一代人总认为婚姻是女人唯一的出路,结婚包治百病。

小区里有位女邻居梅子,35岁结婚,成了新嫁娘,36岁离婚,成了单亲妈妈。没结婚前,开了家服装店,又苦又累。梅子以为结了婚,自己就不用那么辛苦了,物质上就有人给自己兜底。熟料,婚后,经济压力不减反增,老公不成器,好赌博,挣的不如花的多,帮衬不了她,吃喝用度还需要她贴补,孩子意外降临,负担更大。一年后,梅子毅然决然地离婚,独自带着孩子,重新开了一家服装店。

离婚后的梅子既要工作,又要带孩子,周围很多人劝她:结个婚就好了。梅子云淡风轻地笑,不上心,也不反驳。每每看到年轻的女孩子因为生活的各种不如意恨嫁,梅子总是语重心长地说:婚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可能还会制造更多问题。

热衷于催婚的人们喜欢美化婚姻,动不动就说“结个婚就好了”,那些恨嫁的姑娘们,当工作不顺心,收入不够高,一个人太孤单,总以为结婚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

好与不好?只有自己去找答案。

□ 杨亦頔

误入无量山

老路过无量山,窝藏在深雾里的路边店是附生在树干上的香草杂菌。只知循了味道,是去山里访花的。

山道不平,坑洼缺石,不晓得是多老的回音,垫进去的马铃声被风一洗就淡了。舔青啄绿,主人家的鸡狗底气足,不避生人。歇在山坡边角上的独房子,草树是肌皮,有掐痕没有破口——跳光隐白的涧流,没有来路去向,误入无量山。一样的断流一样的店,都是山上的暂住客。山民下了马馱子,抖抖羊皮毡上的旧灰,烈酒过舌,路边店恍恍是当年的马店。

黑提壶潺水,茶不烫嘴,装过小养酒的空杯子,杯身上画的红梅花执迷在釜茶汤里面,色浓不苦。纸卷书背上的“味醪、条索壮、茸毫显”不及嘴里面弥香的这口。在无量山,且把自己当成是识货的茶马商,开窗伸手,指缝缝上筛过去的湿风也是条索分明的新茶。云攀雾聚,弱水缓坡,茶山难成景。原意是遮荫避阳,茶山主人在茶山上间植樱花树。都是人工,偏生叫樱花茶树生出灵识,搅扰茶山的修行。盘坐齐高的茶树吐纳清修,敢不敢睁眼身边都有暖红的柔火烧燎云雾,自然自灭。花期一至,樱花留在影像中的身形艳得发假,衬了茶山,不知是谁动了凡心。采收一季,树严整人不严整,不是电视电影,不要刻意去无量茶山上找盛装甜歌的舞女;红的遮阳帽是当年枝头的残蕊一点,茶叶也要靠“哄”,白生生的手,绿茵茵的茶青,采茶女开口轻轻的那声带着樱花香:你记不得我了?绣在布鞋上的泥巴,天上滴滴下来的雨水,身在茶山,不见茶山。大山深箐雾气蒸涌,掩盖野树杂兽,在山上种茶的人都认得,再往深处走,有老古辈上就生的野茶树。敛性存灵,无量山上有的是驯而不化的茶山。

木槌春干巴,锣锅焖饭,大块切的火腿肉,不放盐的青菜汤,吃也要吃得野。出了路边店,天头地脚凡是爬进来眼睑的花树都是自己豢养的活物,打马在前,山歌裂天,过的就是马锅头的日子。山路滑蹄,人声乱了树头石底的野叫:驮得茶叶街上卖,换点大米回家去。三十晚上回来呢,八月十五莫望我。馱子颠抖,紧压茶团变成日用货,几百年几十年,向山“讨生活”。原生的山水是茶青,跟人揉捻在一起出的才是茶叶。

无量山区有灵宝山古寺群,石阶生苔,老树欺路,石洞泥梁就是殿,檐瓦上的野草惹水,被香烟渡了。人力不及或者心力不及,也有走不到的,山间挟云居停的建筑就是神迹。“高耸入云不可跻,面大不可丈量”,在无量山上要留下一些看不全的字迹。灵宝山上的石碑,说灵宝山寺宇多建于大理国时期。路边店的老板是本地人,他说他没有读过金庸,听听“无量剑湖”“仙影玉璧”他也笑,误入无量山,殊途同归,竟是跟《天龙八部》中的那位贵公子走了同一条路。

人物

爸爸的生日

□ 李晓

我爸一到80岁,对他的生日就有些回避了。怕老,怕疾病,怕听到某人去世的消息。

有一次,我对爸无意中说到单位一个同事73岁的父亲遽然离世的新闻,他居然大怒,捶打着胸膛问我:“你是不是嫌我活大了?”此后,我再也不轻易对他说起这些让他伤感的消息。

我爸还是一个相当节俭的人,就连家里过期的药,他也寻思着想办法吃了,不然丢了实在是可惜。

前年,81岁生日,一向省吃俭用的他,同意到外面馆子里去吃一顿生日宴。之前,他在水本上郑重写下要宴请的人,老亲戚老街坊老邻居。我爸写完了这些名字,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,这些人的人品绝对没问题。爸缓缓起身,面色凝重,激动地用手比划挥舞着,俨然他当年在大会上讲话:“我请人吃饭,就是看这个人的人品能不能过关,不像你,狐朋狗友的吃吃喝喝。”

生日那天,我爸穿着多年前去老城裁缝铺里做的中山装跟我妈一道出了门,在那家炖老鸭汤的饭馆里,同前来的客人亲切握手寒暄。村里老家的宋会计扛来一尼

龙口袋红薯,我爸眉开眼笑说,好东西,好东西。我爸或许是自从退休后没在会议上讲话了,他的话瘾发作,又开始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追忆了,我妈在一旁赶紧扯住他的衣角小声提醒,停,停,人家肚子都饿了,不是来听你长篇大论的。

我爸尴尬地笑了笑说,那好,现在开始吃饭,大家吃好喝好,我生日是不收礼的。宾客们一阵掌声,他得意地笑了。

饭后,客人们同我爸握手道别,他们都祝福我爸寿比南山福如东海,我爸一一笑纳。宋会计也上前来道别,说家里还喂了两头猪,要赶回去煮猪食。我爸说,你可不能走,我们再好好聊聊,晚上可以住我家,猪嘛,肉厚膘肥,饿几顿没啥,人还减肥节俭嘛。

等客人们走完,我爸拉上宋会计,到刚才吃饭的每张桌子前挨个梭巡,他吩咐饭馆服务员,把剩下的菜全部打包。于是,残汤剩水被宋会计提了好几大口袋,我爸在前面扭头四望地走,宋会计提着口袋在后面鬼鬼祟祟紧跟着。在一棵树前停下来,我爸朝四周望了望,吩咐宋会计把口袋给他看看,我爸便自己提了2个口袋,其余3

个口袋给了宋会计。我爸说,宋会计,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,这些你提回去,不要拿去喂猪啊。我爸还满眼是泪,喃喃着说,现在这些年轻人啦,不爱惜粮食啊。

后来宋会计给我打来电话,说我爸送给他的剩菜,一连吃了3天,不过拉肚子了,但他还是感谢我爸,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。宋会计拉肚子,我爸更遭罪,他吃了好几顿剩菜后,或许是剩菜里含的嘌呤高,痛风症发作了,痛得他呲牙咧嘴,嘴里还哼哼,这样活着真受罪啊。我爸在疾病发作前后,世界观判若两人。

去年秋天,院子里的老街坊许老头一个人在家过自己的79岁生日,许老头的老伴儿离世好几年了,儿女们大学毕业以后都在北京和上海安家,他去买了酒与卤肉,4天后,才发现许老头死在了地板上,是喝了酒后脑溢血发作。

我爸后来感叹说,哎呀,我的儿女虽然平平凡凡,但住在一个城里,相互还有个照应。听了我的话,我眼眶湿润了,常常感叹自己蹉跎庸碌的人生,在我爸的话语里顿觉释然,一眼望去,天际线里,水流漫漫的人生,静谧中呈现出开阔的气象。

市井

大排档

□ 杨金坤

下班以后,几位同事约我去吃饭,我说:像我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工薪阶层,时不时地就上酒楼、下馆子,既消费不起,也嫌没有人间烟火味。几位同事相视一笑,说:小吃街的大排档重新开业了,今天我们就去吃最有人间烟火味的大排档。

我总是固执地认为,大排档是“穷人生意”,最接地气。在路边摆大排档的人,通过自己的双手,操持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,在人间烟火中,赡养老人,抚育孩子,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大排档是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港湾,这个港湾不可或缺,它是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“渔场”。

我总是忆起几年前,大排档红红火火的场景。

夕阳西下,华灯初上。走进大排档的各色食客,点菜无需小心翼翼前思后想,因为每人都有钟爱的几样,每次吃的几乎都是那

些,无非是再重复一遍。若是老主顾,老板不等你点,就已经替你下单张罗上了。不等菜上来,刚才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,要是等久了,大可不必矜持,直接吆喝一嗓子:“老板!快点!”泼辣的老板娘赶快招呼你,几句轻言笑语就让你心里舒坦得不行。不知不觉中干了杯中最后一口扎啤,最后菜上来的时侯,你的第二杯扎啤也跟着上来了。

大排档绝不仅仅是用餐之地,更是操着家乡话吹牛皮、拉呱的放松场合。伴着几样小菜、一壶酹茶、几瓶酒水,食客们绘声绘色地谈天说地,且是天文地理、人间百态无所不包,别有一番味道。大呼小嚷的方言土语,就像用辣椒爆炒了一样,字字句句都脆铮铮、火辣辣,落在啤酒杯上,砸出一咕嘟、一咕嘟的酒花。大家敞开心扉畅快交谈,将日复一日的苦辣酸甜,拌进简

单却热腾腾的饭食之中。在爽朗谈笑之间舒缓疲惫的身心,尽显朴实而真挚的情义。

待到吃饱喝足侃够了,夜已经深了,三两两的人们心满意足地散去,平淡的生活每天都在延续,不会仅只因为这一个吃了大排档的夜晚而停留,只是明天早起无意中打的一个饱嗝里,还依然留有昨夜挥之不去的大排档味道。

这是在酒楼、馆子感受不到的气氛,这是大排档给食客们提供的最是人间烟火味的温情文化。

几个同事说说笑笑,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家大排档前,我吆喝吆喝喊几嗓子,一桶啤酒、三五碟小菜、几十根烤串就端上了桌。在灶火油烟、菜肴热气、灯火光亮的交相辉映中,我们开始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的盛宴。